

亚洲探险之旅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勇闯无人区

〔法〕

邦瓦洛特 著 简明译



亚洲探险之旅

● [法] 邦瓦洛特 著 简明 译

勇闯无人区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闯无人区/(法)邦瓦洛特著;简明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9

(亚洲探险之旅)

ISBN 7-228-05989-1

I.勇… II.①邦…②简… III.①探险—中国—1888
②邦瓦洛特—生平事迹—法国 IV.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835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0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定 价 18.80 元

总序 李 浩

公元 1486 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1492 年 10 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1519 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

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寻目标。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径,都是一样。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历经十三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中国

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识，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探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 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的。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 世纪的下半叶和 20 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 20 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

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度北部。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贵高原无不成为他们探险的目标。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足迹。其中，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地区。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他们考察了个遍。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人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

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去推测了。比如拿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有高等级的公路和方便的食宿。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读、有趣、易懂。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风毛麟角。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总

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编者的话 林 丽

旷野里起风了,火焰在风中跃动着,浩荡的雪片加快了速度,扑向那群围篝火而坐的人。木箱也许能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在缺少燃料的高寒地带,烧掉对探险队而言十分珍贵的食用羊油,享受其带来的热量似乎更为重要。

这种场景,正是作者在进入藏北高原无人区之后时常发生的情形,那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在浩茫的大地上,在没有向导、没有药品、没有任何防护性器材的情况下,他近乎疯狂地闯入那片雪域。他,就是大胆、莽撞的邦瓦洛特。

如果说观其书如见其人的话,在我看完了《勇闯无人区》一稿后,等于走进了邦瓦洛特的内心世界,从而认识了他。这时,我的眼前总晃动着这样一个人:他固执、独立而自负,大胆、狂妄而有激情,他的长相与他的心灵一样坚硬,他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果敢,还有一种用心灵感知世界的诗人般的气质。因而他是一个自然间的浪子,他一直在“不可救药”的目标面前寻找着信心,在绝望的尽头仍逞一世之雄。

对于关心西域探险史的人来说，邦瓦洛特实在是一张新面孔，这是因为在一系列探险名家中，不是在考古、人种民族、物产风俗等领域做出详尽的考察和贡献的，便是在地质地貌、动植物区系等方面进行了科学探索的。而像他这样仅为游历、探险顺带着为法国国立博物馆搜集一些珍贵的展品的旅行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作者缺乏自然方面的知识，科研资质较差，因而，许多的名人辞典未将他收入，但他在法国还是颇有点名气的，因为他的足迹遍布欧、亚、非、美洲新大陆，仅亚洲内陆探险就进行过三次，而横穿中国西、西南部的探险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境内的探险，行程六千公里，历时整整一年。

这本书法文版原名为《从巴黎到东京湾》，于 1892 年在巴黎出版。整个路途的前半部分（即从巴黎到扎尔干图）曾在他以前的中亚探险著作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因而在这部书中就略了去。

邦瓦洛特与中亚著名探险家科兹洛夫算是同龄人，他长科氏十岁。在他进行横穿中国西、西南部探险时，科兹洛夫也在中国境内正在完成其恩师未竟的事业——第五次中亚探险，其师普尔热瓦尔斯基倒在了探险之途的出发地——伊塞克湖边。这时的科兹洛夫尚没有出道，他跟随罗波洛夫斯基进行了这次考察。在邦瓦洛特抵达打箭炉（康定）之后，听说有一支欧洲人的探险队正准备从西宁前往打箭炉，便在打箭炉多待了几天，想与此队会合，这支探险队很可能就是科氏所在的探险队。

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探险动机不同，科氏继承了恩

师的遗志，将探险目标定在考察自然、博物、民风习俗上，后因哈拉浩特古城的重大发掘而著称于世，从此他将兴趣转移在考古发掘上；邦瓦洛特则不同，他的探险几乎是单纯意义上的探险，最终想“寻出一条欧洲人从未走过的路”，他走上探险之途与其说是探险的需要，莫如说是他自己精神及感情上的需要，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踏上一行足迹，便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和征服欲。

这是一次大胆而离奇的探险，在想到自己也许能开辟一条“从巴黎到东京湾”（越南北部海湾），横跨整个欧亚大陆新线路时，他激动得不能自持，他赶紧将这个计划逐个告诉自己的好友，并将预定的探险路线标在了地图上，即穿越中国新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越南北部疆域的路线。这条路线在当时看来，十分离谱，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曾深思熟虑，但急躁的他却在考虑如何将这次行动付诸实施。

邦瓦洛特为筹措探险资金，便同莎托尔公爵进一步商议探险一事，公爵非常干脆地承担了全部的探险费用，并同邦瓦洛特商议妥：这次探险作为国家派出，途中搜集的物品皆归国立博物馆。公爵的儿子——小公爵昂利·多尔列安也参加探险队。这样，邦瓦洛特便有了充足的探险经费。

邦瓦洛特准备出发了，他仅有的资料方面的准备是阅读了尤克神父的探险实录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著作，这两部书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决定既不带毡房，也不签发进入中国的护照，只要有足够的金钱、粮食并配备精

锐、先进的武器就万事大吉了。同时,他也没有将精力放在探险成员的选择上,只准备到莫斯科叫上他的老搭档拉希买德,并在进入中国境内之前招募一些人组成驼队。他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找到了三个俄罗斯人,但俄罗斯人只同他签订了走到罗布泊的合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邦瓦洛特的准备工作是多么草率、匆忙,并能预见,这支人员构成不稳定、构成复杂的探险队在未来的探险过程中,将遇到很大的麻烦。就这样,他们从俄国的扎尔干图出发,于 1889 年 9 月 6 日,即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死后的一年,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进入了中国伊宁市,并与在伊宁的比利时传教士多德坎神父约定一同旅行至出海口返国,多德坎神父的中国男仆也随行。此外,他还雇上了以前曾随同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起探险的翻译阿不都拉。至此,探险队成员共有九人,可以说这支队伍已初具规模。

邦瓦洛特将自己的旅途分为三段,每一段皆设定一个目标,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他将第一个目标设在罗布泊,这段路线完全循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罗布泊之旅的路线,不同的是邦瓦洛特更善于观察人,善于在同土著居民的交往中了解一些人们常常容易忽略的一些内容,比方在同土尔扈特人的交谈中发现了土尔扈特人同吉尔吉斯人的纷争、矛盾以及当局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做法。一路上,他遇到了许多离奇的人和事,脾气古怪的出巡喇嘛、山岩上的巨型文字、千篇一律的鄂博、潜心向佛的老人、土尔扈特农家……就这样,他们不知不觉地就

到了库尔勒城。由于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旅行是非法的，在库尔勒城受到盘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这使他们极端仇视政府官员，邦瓦洛特以自己一遍遍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提醒今后去中国境内旅行的各位探险家，无论清朝官员如何威胁恫吓，都不必泄气退让，只要避开中心城市，无论在中国哪个地方旅行都能够畅行无阻……”真是可气啊！他这番高论和他在以后的旅途中的所作所为，能引起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的愤激之情。

之后，他们穿行于穷乡僻壤之间，搅扰了村民平静的生活。在他们前往英吉库勒湖的路上，塔里木河泛滥出的众多的小湖泊在他头脑中幻化成一幅波罗的海海湾美丽的风景画，他时时陷入这种臆想之中。

第一个目标——罗布泊之旅的完成没有让他们感到艰难，邦瓦洛特本人也没有去罗布泊，他留在了恰克勒克（若羌），派出昂利·多尔列安公爵考察了罗布泊，说明他将此次旅行的重点放在了第二阶段。昂利·多尔列安公爵仿效普尔热瓦斯基的做法，出高价收购野骆驼皮，但野骆驼少得已经极难遇上了，罗布村的居民专门进沙漠搜寻，也未遇见一峰，这与普氏第四次进入罗布泊时间相隔不到五年，自然环境及有赖于这种环境生存的物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昂利·多尔列安公爵指出：所谓罗布泊，不是一片湖水，而是一片沼泽。

邦瓦洛特第二阶段的探险目标是川藏交界处的巴塘。这个阶段成为整个探险过程中的重头戏，因为邦瓦洛特选择了一条无人知晓的路线，选择了一个最为严酷

的季节去走完这条路。而这时，探险队成员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组成的帮工由罗布人及恰克勒克人构成。由于资金充足，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人畜口粮，除此之外，他们给主要成员配备了性能优越的武器，就这样，邦瓦洛特一意孤行地带着这支“杂牌军”向无人区挺进。

那是一片残酷的土地，它安详时，掩饰了它施虐的一面。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下，他们最大的乐事便是坐在火堆旁，大吃特吃煮好的肉。这时，托呼提总少不了弹着他心爱的安拉热瓦甫唱起来，寒风抖动着，荒原辽阔，歌声一经唱出，便有一种悲苦的气氛，那单调的弦歌成了忧伤的自慰。

这支成员多样的探险队，每天发生在每个人及他们之间的种种故事就足以令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消遣了。作者以纯熟老到的笔法，将这一切写成了一个“剧本”，人物对话、性情栩栩如生，并通过诸多思索、遐想将自己的心境展示得淋漓尽致。就这样，他们追随着前人的骆驼脚印先后翻越了阿尔金山、祁漫塔格山、阿尔格山、可可西里山、祖尔肯乌拉山、唐古拉山，最后到达西藏圣湖纳木错。他们经历了那嘲弄人类理性的海市蜃楼，穿过了累累野畜白骨之地，熬过了狼群长嚎的漆黑之夜。在进入藏北无人区时，不幸联袂而至，病痛蜂拥而来。指示方向的脚印不见了，看不见任何人类活动的踪迹，给队员以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的一切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大伙先后出现了双腿绵软、呼吸困难、耳鸣、胸闷、恶心这一典型的高山缺氧反应，驮畜也相继死去。在

这种情况下，邦瓦洛特仍不止步，最终断送了两名驼工的性命。

也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邦瓦洛特，当他看到终年不化的积雪像大地的脂肪一般紧紧盖在山脊上，看到厚实晶亮的冰层悬在高处的山坳里时，竟产生洪水奔泻而下的幻觉，他从心底里呼唤着：“水啊，你听着！你应同大风与寒冷齐心协力，把山推倒，把地填平。”不管怎么样，在经受极端困苦的磨难之后，尚存这样充满激情的感受，这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终于，队员们在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外人之后发现了藏民，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有了通往拉萨的路，又回到了人间。总之，一切希望都有了，这一点，恐怕没有探险经历的人是难以体察的。然而，藏民不这么想，一队来历不明、组成奇特又带着精良武器的人到这里来干什么？那时的西藏是不欢迎这些闯入者的。邦瓦洛特施展出威逼、利诱的手腕，终于打听到了前往拉萨的路，而且越往前走，路线就越明朗。但就在这条路上，出现了一支由藏人组成的武装骑兵，他们命令邦瓦洛特停下，要求告知旅行者身份、旅行目的。探险队依仗着自己所携带的先进武器，在人困马乏的情况下，极尽耍赖、狡辩之能事，竟在软磨硬泡中继续行至纳木错湖边。这儿离拉萨也只剩下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念青唐古拉山。终于，拉萨的大人物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派出显赫的大昂邦、大喇嘛亲自前往纳木错湖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在大喇嘛面前，邦瓦洛特未能道出自己欲前往拉萨的念头，而将旅

行的目的地说成是巴塘。更不知经历了多少轮谈判，拉萨当局终于决定资助、支持他们前往巴塘。就这样，邦瓦洛特的第二个探险目标终于得以完成。

第三阶段的探险是从纳木错经那曲北境、索县、巴青、丁青进入西康境内，又经类乌齐、昌都北境、妥坝、贡觉、芒康（当时称江卡）到达巴塘进入四川，并经理塘、康定（当时称打箭炉）向南进入云南，经昆明、蒙自进入刚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当时惯称东京），然后从边境小镇老街经河内、海防出海返国。这部分路程的前半段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康驻军派人带路，过了康定后，他们则按英国人科尔波恩·巴巴走过的路线出境。

这段路对探险队而言亦是奇遇种种。隆冬将尽，严寒在大地上徘徊着，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季节，高原上气势磅礴的浓云翻来滚去，真是大壮大美啊，它果然默契地迎合了邦瓦洛特期待的视野，走出了无人区的他，如获大赦般的轻松，狩猎又成为一件消愁解闷的事，这使他们收集品的数目剧增；他有了闲心去洞察藏民的生活、藏人的孩子与妇女、日常活计与娱乐、隐居的喇嘛与佛事……这一切在目光的注视、双手的触及、心灵的感知之下，诉诸文字就显得格外有趣。那辉煌、神圣、城堡一样的索克寺占据了整个山丘，在这里僧俗们生活迥异；农区出现了，每个小村皆有自己的头人，形形色色的头人使他们观察材料格外丰富；藏民独有的婚姻形式及婚配方式；汉藏民族间的麝香交易及价格等，色彩纷呈的藏区生活逐一展现在我们眼前。当然，作者太好评论、对比和回忆，文章中